藥地炮莊

春舟行者
蕭伯升較

讀太白長吉奇詭太多更讀淵明于真老樸淳淡之句愈覺光燄可陪于李于正貴于王公安可門高袁細鬬熟深故厭花俏趨便行纖巧詭僻獸染工比人賞之稱高致淡變趨簡工

藥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李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子陳丹衷訂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豨地炮打之戲者知此者許伊善讀書乎開手將書作文法塗鼓打得極多中間卷少不得裁下其是裝于中間裁下那湯口中塗分下得只有挨除中翻聲枝隱當而已誤起超看但恐手不知心潛曰何處非天進之心所復乃見歸於此以劍淨物剛利以手與刀割傷其如不去復休復物更何須叙復與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王弼曰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

上之迷復有蹤其弊不啻者吾枯樹於前差路多鬪佛無實淺恒拔極旨燈刃之所不免於矣龍肉借肉譬自乎哉。

學者公曰務傷而逆之示創則曰翻緊務固而中之以明守則目捨潘端亦習氣使然而創與守起夫之張三務門從資口耳無得身心乃說務外緊心非動將謂先枝後存妄心亦照將謂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答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為淺陋。嘗以龍豬肉解之。為出三界遂作佛乎。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不則雖槁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黃即水平。無照無妄將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乎。何不看等故靜也皆故正也試問君臣道合乎作有君有臣耶須作無君無臣耶抑即是亂語。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斷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弱。須靜養豐碩。

舟日。靜。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于日動靜不失其時。樂記動靜之際。卻于會為老莊從坤入。守中。非時中也。佛從闃中而立處即真。乃時中耶。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疏暴戾未除也。自謂性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拘矯僻未除也。人各一蔽。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君臣道合總是一心所生于此話作兩撇不留消融何怪後來敲作許多層數而只護頭上安頭之大帽耶三勝縱橫求許術地蔓見。

都日工無為于剉木而有為于用斧至無為于親非而有為于用斤梻州演作人像手爭削毛方國同用不見

心以畜天下也。韓吹鑿耶鑿，今口義本作鑿流也。

沈括曰易妙二書拔曰乾所少者學同與良書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行本演爲心歲頌手嗟曰真帝創立爲本法經叫亦神點一斷神發百州天下帝交帝何皆動貴割遺高物用人靈離如泰關鎔洪之生殺。衡環九洛猶言上下四維之矣縱探九變猶言古往今來之山贊末于本。獨本于末。一念原无階級聯來自具離經透過甚前書後桁盤托出方圓事嚴樣閣渾闊毛料全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窮理時。有二心乎。有爲無爲。言有無之質也。因衆費隱混關焉。窮通乃能不惑。君臣道合。悟其本誠。理亦化矣。物物而已。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王侯不見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須三昔山水。乃知廿萕賴經叙歷同特是譏著然。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下綴其義理謂
之所陳義乎
倫之無象處是
性性之有象處
是論符并別
論有無詳要在
乎中庸其就為
天無先後不曾
窮其對待所以
折識雜故便為
諸方霧務
知所先後此顯
也也知無先無
後之為就先未
此寄也也知斷
即是當下到此
始不為巧言先
着者之所哉那
乎對戰國之發
積禮下之葬而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以狂悬專謂食色為性道理為聖人所作而説隨又抹撥道理以辨之故儒明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

杖日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地大
為此所界界盡
斯界毀天命亦
是合敍重重顯
至專
休夫九變約為
賞罰兩合不言
至刑便其五位
三支因而不言
賞罰只言出入
因而計其出入
只言用不用本
自分叶有繇此
輸者不數以一
本騎泯現何妨
大抵道予盻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因任者因其才也者增設也迕橫也

正曰不用九竹始作兩句一則森然辯別之名分

本無來去歸今什麼本從何經望忠勝接然則抹銜天地尊出前頭供一尊神主何其郎當費力耶曰郎粥袜鳥哉。宂忝曰徹塵者義纛處也老子原是羽毳化為牛毛將以核下為鶩山鉏信見驂見關吏恥不

時位也。二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即器是道。故雅言以奇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傲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羽大謾二徵便
見曾抑人口[illegible]
濁持著西藏中。
累方術見夜竅
人青牛不投言
五千難日猶能
亦成黑。安育日
稱。
別日。未始有物
未始有始為境
三推當新無混
從中其說聃看
山不可從騁有
造之奠作何損
日。
如何是仁義暨
是詣推如何是
道德樸老拳斷
日道心從樸拳
道則樂說判乎

正曰。聚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一作物）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聊不足聞人則不從三時耕作一次旅。

錯脫背綱老莊本無錯脫老亦身在背山日知有劍偶用見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竭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徵藏藏名也。六經六緯爲十二。）

贊心易曰玄士矜高逸士持格則劓天地偈帝王。供眾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任于至人。故立政府而後能公車無爲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以然。豈愛剛御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蔬食雜如鼠穢山谷剝者予大仞的土成綺一昔還論斷斷不無何極更不心名矣良如形影自有實則名寃以竊避者其為載持也發機也又執者繁馬而止者嘔芳草歟時面惟線良苗覺蓋稱迎施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音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百舍百日止宿也罪厭也。

將謂達磨奇特誰知偷抄翰墨文字後來會抄者以不過文字為不立文字世豈識之哉笑曰開卻兩片皮乎去了也

呂曰遺寬非遊于道之中窮則非其有而褻之

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棅即柄一作榜周禮用之

正曰棅不與偕龍無首也定字明知止無縛無脫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蓍曰以事觀之即有不識開堂如何覓得桑曰實腹自容後藏史空心正貸觸輪人曰起心即助歌下即定如何相應乘曰高然自信絃歌合甘苦超于斧斲動曰心口手俱下知又云有數存焉是謂數得出驪曰屑指圖書所不得當受日月自知辨別民了事餘稅可耳因象妙哀剥寄杖不作吞話聽待者曰吞郎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

[illegible]

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紫栢曰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文殊輔之楞嚴會上選觀音當機無敢議其私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諸言文字如春之花棄花覓春非愚狂耶明其所以然即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

此書居門凡今
入室也
僧則一切諸佛
及所轉念離三
藏三者提皆從
此經出且道卻
何是此經蘭曰
經曰學而第一

李盧子曰有中
解也從卷中道
于輪扁斲輪行
所得無事于但悉
又不一悟而得
奏牛桓公遂無
轉語說桓公得
出悉數下手當
此一段以得後
之真淵語者

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侯廣成曰。凡書之傳于其異。不于其同。而備全不異也。于其識。不于其文。而純義不異也。別路奇才恰尼徵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形于也。巧義。杖云學而時習之。則知有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之也。又誰知蜀輪子能以精粗。耐酬千古之人哉。米禾有序。將山雲居賦曰。文字見除。雖諱謎皆妙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在。雖捧喝轉語。都是文字。譬鏡照物。物還其物之則。毫髮不爽。鏡無餘也。若鬧作照入鏡而復矣。所圖如來妙相而歡凝甚

無端誕罔噏得帝釋天臣如偏得可惜巫咸不會祖師釋御隨請師茶飯。笑翁曰野馬飄蕩而不動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陳詳道但抄其義足以吞大運乎妙在坐成科不作詳說勞殺三玄作門逕直令天下不敢逗此方是其樞師顧。李道予曰丈者枚也生而必極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忠曰。黃帝表新齊。陰洛。即九洛也。虞舟子衍河圖

干者幹也特乃為常極字常字尚解不通何書運乎氣乎聖人發育化育不外燮理陰陽皆知燮理之道不得歷不得乎質照下七莫是下屬若者耶什藥同特備此者誰。話曰過孝不及孝巧于藏中而說倘口齒耳不可爲火俠之獨勝面而帶累易發之乎是。從門老而爽俠根叫其脈及于尋象發本而歌

爲洛書足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倍八。而綱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莊子所謂本數末度。其備乎。質測通處。皈依云大氣舉之。佛以空配四大。攝于見識。會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否

商大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孔子反若弗聞而過之何其罪數備諸重小失大果是包荒說故耶兼并圖有道耶真是其人耐得耶。曾司徒若見累驗者當此尹諸之例耶抑形斷耶詆焉結以者多古成從正不可少翁山日描寫而頑漲不罷一語與楚狂遇而避之有同異否此處不明何能兼忘二抑一避何謂兼忘。杖云措手此也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于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前章表兼，此章表先。

杖云：古今之人物，在皇帝堯舜周孔之化育中，何嘗不兼忘天下，何嘗天下不兼忘先聖哉。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

某地炮形生于禪宗佛法之前從生于系數之後副又何跟馬亂石頭之機別義以故到了患而道處便不能打破渾沌而技羅青州布彩也患曰莊行生馬頭石頭後則正咲青州布彩爲錯歉而勞對數昧之支開天地既者容天地開之時伎俗天地開之時所伎俗大地開之做弄青州布彩羊氣乘擾媚是已見惑。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淸。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字原是注誤作大書。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淸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一種淡宕琴趣渾得妙不知底連篇上最遍幾人求所謂名天以上帝而亂之求必聞歡乎近耳是全息始人者也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觀之也義然得全在人鮑竹無所加其德可矣厭末始來歡未始兼也至工聽行而歡參其間倒懶也有如觀者來倚將見是其聞然于坐上聽歡則甚于耳悉人

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

謨解尚書敘曰
家遷于來依樂
舞之中。一場焉
龍變衍。
歸忌問蒼氣王
鼓舞而業之以
大發濁以吾裡
者君也小從焉
折以管者相也
撰之深解之喻
者故合也對諧
以喻大小相容
回邪而不相害
者因時也非推
語意治國家則
人民皆在其中
與王作關之接
創以爲與已而
乃授以相印何
直旨錫忌之教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音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祟。音歲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辰曰。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爲主。又高材云。予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之。亦當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教焉。刀披淺才。矛【illegible】之小之。作管絃戶之循。不之言。知其然。故道乎。一部作之成于樂。而此器以樂寫言。是亦相印也。今亦無復領者矣。非于門惡故道愚者曰。愚故寓。北門成表合止之節制。有發氏夫黃風之南來。雖蹶然忍喜常微之宮。開北鈞大言。杖云。此惜孔子窮後世也。芻兒自有衛天志不

農丈曰。請于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調而詩奧之。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略。成于播樂。以安天運。愚故載道。無非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音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illegible]向如來行處行。門庭施設何妨。應時通變。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至人以天地爲芻狗。聖人以至人爲芻狗。有得夢者否。棌曰必欲制衣冠爲祼祖與衣裳何異。嫌鐘鼓玉帛爲芻狗。而逐求爲鬼魅也。可哀猶矣。非生顛倒英雄。若弄芻狗亦是貧步無非螢目。來亦且芻狗而已。亦已教斷必且默然。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illegible]音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耶。圍于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叙以觀而多責使人覺期尻觀于此者皆將掌而責于我。二不全則贏者失矣語有反而相成妙丁意而意無寶而供憐而無及笠可與疑人通惡者日僻。天地亦違盛也其違爐中。如何當家易忘曰贖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音査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答太師。結金語有結

芻為芻狗。蓋祀用之。行習也。蘇取草也。狀獸也。或作譬夢中怪也。鬼讀曰眼。正曰蒸度可變。讀義不變。只把握樞中節耳。究竟一切皆本不變

杖曰真箇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那多少人作夢耶。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夫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顧空電撓正。會
卑是清議。旣川
尼聃謝絕更攻
造作然則非之
談自然也又奚
傑然若負建鼓
而求亡子者耶。
與老聃芥于對
門待過多。
一嶷何罷空花
亂學畢竟如何
探臣耶只根問
老聃曰只當空
空無知聯同空
卽是花。
衆孔氏請罪于
之者夫何不神
蔫情陽者嫌耶
耶欲昧耶花之
誅人至矣嗚呼

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枚曰。卽如孔子說求于陰陽十二年不得此等語意。全與前不相蒙。的乎非莊子手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音膚則通昔音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精細頂門眼方有識語分不惟莊子用此法宋子亦嘗用此法集孔曰何謂也德曰莊子以濁蕩嵜峭之文展人眼精光乃于珠人背也求于以蕩世荼假證龍與發天下聰明好奇之眼此法更奇一落曰莊子到是發關禪來了歸是真過翻飜

劉曰見龍圖幾說龍更奇一日

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于陸。相呴(音吁)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噌。予又何規老聃哉。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王志遠曰。惘惘常常不緩不縮。見之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滿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噌。殆非與老聃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劉槩泰龍贊不更奇郎如歐陽集古錄跋語斯乜于化龍祇堪一對王志達之閑規其飲龍也

校日從老聃弄子貢。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所戒反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不至乎孩而始誰，此句者天人原自一下至此，則人與天分矣。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世態有好色而已，事表于書于禮愛義發之，僻幾能解脫。從舟涉江，而曰設了造舟者，有溺人之患，立教設禁，而曰吾心下于受?七情而透?其情與也。其謂偏也。王法不明，反為深僕所致，聚披害江婦在不可[illegible]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乎仲云可刪。）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音慘）於蠣（音厲）蠆（勅邁反）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鮮規明貌，小獸也。）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

今乃將發憤勵
新如誕服媚婉
使人羨下然狂
木從林下亦可
在消。
劉叔與曰僕昨
遂著百官本作
于御史曰大熱
有義下除邪翔
及貪賓而後
來衣林泉有懸
門無發何以免
此馬疑為從又
所幽此火歟逼
妻子衣身失余
新舒不敢超解
二字之久是何
揚退詩播次者

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過。正為此自然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悄利口者。幾其一害終弊者。媚笑之。素無識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于不可為。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特有不弊之身。以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秋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彼一段又當删。人以莊子謗先聖。皆偽篇之過。

世人要見白鶂風化之老子勞五千餘根原是孤雁嘆飛要見鵲孺魚沫之孔子嘆六經與化爲人正是籌書關了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

仲尼為不覺而亦何書師之有是子貢之鶂視也逆演曰子貢到老信不得孔子且說得那家愚曰那家亦鶂視也學實是常事學不實非孔子不能

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鵲鶉孺也風化風氣化生也山海經亶爰山獸狀如貍而有髦曰類自為牝牡郭璞註引莊子烏鵲孺乎而生也傳沫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細要蜂屬庶曰負螽蠭螽生魚傳沫蟲生細腰者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也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如白鶂之相視雌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為人。又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與莊生鶂視孔老之評也。知無自而不可。進即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痴忌出于胞胎可發一笑

然則辟包遊讖蜚被賢聖熏成者乎。可發一痛。

知有爲之病，根刻意矣。知刻意無爲之病，于意果可無于言。無意者非刻意，千變破雙遮化。眞用貿有無不滯，遂太平千只。爲意不肯，不敢歸意何相剔聊。用筆中解渦紊，附斷陳山如何是一際平等吝。曰從三退坤六斷。發云教恰歸善，系絕中常天下之病妙妙金剛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偈云參究大法要出離因須要得他倒出身處色焉無耳面開雷霖花無目而何用還有知他定靜默聽。慶于莫作宜賦從于文賦則曰者有意耶非睫之所喜若無意而從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慧者曰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削也峻其意也

心易曰。循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道民之所當爲。此平之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乎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飲食也。無爲者。帝王之味也。允則遊。而壽則享也。聖人統乎允淼天壽不二。龍虎濕燥。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乎。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一句有意無意之間引後世人刻意作此曰儀昔帶累多少

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音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民曰擊劍而精神之可寶自喩其詞之有益于學者至切近也而人以爲荒唐無用之言及其荒唐無用也求必知也寓曰寧直以精之憤踊以泮之爲權以流之是能寶水淸乎果其精神

正曰聖人恬休休爲宰相經卽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杖云聖人以德其叙矣而不自居乃能爲休休非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長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淸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淸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四建疑議則毀
於無間之言求
見聞常之名而
況其非覺悟者
猶異同然孰未
必須亦是同者
之理。
前云恬淡乃合
天德此云精通
合于天倫是兩
節並一留心
處而致山大關
樞精奴隸聖凡
惡行倒非凡非
聖者如何曰三
十論曰通在何
處曰通在非凡
非聖曰能凡能
聖者來又何如
曰三千樣日離

術。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吳有干溪劍

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為亢，孔孟為修，伊傅為治，巢許為隱，老彭為壽，迹亦似偏，殊有不累有，不滯無，因時利用，故為聖賢也。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置，動合天理，則安累非貴，何從而至。疾生謀慮，何由而滑哉。純素謂真，則刻尚為假矣。徐笛孝曰，楊綽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在何處曰過於能凡能聖翠及此二者曰爲其刻意耳思曰遣此意耕早是刻意

惟武元衡素好群美。不改所爲。至其穢論。則未嘗有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邈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必有疲弊詭激。則容隱僞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子曰。事至過當便僞。和洽言是也。刻意病矣。然須窮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偷。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即是何思何慮。

浙江曰。世無真病。安有真藥。米芾尚志貴精。何妨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譏以此放散之乎。

教家言離俗說眞文言同與向俗要乃偏行而相矛盾乎又要教養又要寔研要乃偏行而相矛盾乎莫是與俗交蔽而中論宗之非或問一剛知何是恬養知曰明眼養此知何是知養恬曰明瑚摔几或保閒思者如何是恬養知曰已在言前如何是知養恬曰不務句後

劉云情横不知何着而使人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寔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郭曰信行容體說禮有味許不然曰他說樂在禮前知恬交養即仁智交關

山谷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始非俗人。遂凡日古今

名名目鬱性，將無言性者，皆若此。其俗也，殆休復曰：虎丘以石勝，山以泉。二山亦似有俗氣，而入世俗之味，然凡今之所能得無二山之熟氣乎。

文微賞，博雅心，則伏羲不能畫六十四卦，黃帝不能作甲子，干支矣。且開天地列許多日月星辰，七十二候，尺身生許多經絡骨節，穴道，是文是質耶？如何博

人惟在不俗。虛舟曰：世人俗于嗜慾，而講學人之都各相類，護短杖樸，俗何如耶？以方內為拘，而逃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造險尚狠，以爭名高，何如耶？俗無首便是無恥，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便是鹵莽，俗出格便是隱怪，雅俗對稱，一步深一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眞俗，而淺有分別，非于正欲為俗人而為此語耳。誰看破乎？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

但何對諸狀子
成與予質存一
宗塊質
浚江曰群大學
作近部導戰十
爲言是交滅質
下博溺心不民
更致亂者
隱故不自隱其
語何如弃文曰
隱不達親貞不
經化北悠彌縫
謀致此曲一以
穿鑿常絕盧姦
撒察處處樸谷
靜上天地一呼
收何必窮途哭
達德曰人多除
變不除心智者
除心不除覺厭

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音)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民云心與心議知何逮)

正蒙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知戒愼恐懼者心也不覩不聞者性也思不出位內外兩忘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不夜乎

眞來穀覺知動定智技之旨者予伏蔣日二氏益隱士之衆說。關尹曰道無天地無術離于物。道亦不在易之潛其體于三百八十四之中矣。或問那予之義。身隱沒蹤跡何。用九見群龍无首如何是沒蹤跡處莫羨來曰。用六利永貞如何是返一而後曰將謂九六是兩個耶。

身其身。人其人。是兩忘也。宗一曰。別傳多互換說妙以破執。而又破其破。則并心性亦掃矣。陽明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互換否。研圖曰。孔子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愿學者博非其博則道以支離龐雜而畔。約非其約則道以虛無玄寂而畔。莊禪以空虛轉換人。而後予以飲食耳。半路誤殺者何限。犬決傷人又何限。正曰。文質博約。乃天地間一用二之幾也。人心苟庸而好勝。因以奇救庸。而遂有奇險鬬勝之禍。因以反本救之。彼奇險者即借拔本塞源之說掃蕩

跋曰惟有王孃發揮隱萬人如海一身藏李端叔題王思道舍曰藏海無藏則覺則定定則隱矣又曰世已爲吾隱何勞更買山借山曰吾今爲世隱何必不山林但間關避遯真行行道心蘇謂有以異乎愚者曰世故不自世

而使遠矣。管子曰人不二事。著業不得不多。文質博約。乃貫混闢表裏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宋書隱逸傳云。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耶因知

[illegible]
李廣于曰。孔子栖皇世。腸食熱。莊生深長。其說食冷。或曰。莊子亦是熱腸。猝忍而冷地藏藏耳。特命謬之。也窮故不自窮。

有敬故語妙辨恭而靜更有得調清曰偏而爆斷一切以混沌爲樂。非樂形耶

義惟晦道。非日藏身。長自日。豪傑有所約結。不如舍去。而狂者語以爲高。陋士飾以自周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即所以存道于身世也。深根寧極之待。即莊生不行于時。萬世卒賴此言。而見先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窮者之不可窮乎。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illegible]如是[illegible]許陀見性[illegible]見下解謝雲峰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僧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寒齋設業。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石南曰。兩箇老漢提兜亦全其功。雪竇將謝撻拙。太不知此僧將許會方。若有問我。但云性之一字。吾不喪闇。民道與古人用去多少。稍曰。然則永叔不喜言性。是闡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劉曰前言蔽蒙。後言倒置。且謂且笑。竭一語而終焉。

正曰。郭子雅告將行簡曰。天命謂性。非天命不謂性。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紫栢曰。心之前謂之性。何修乎。修情而已。溫公謂性如地。屑莊告

合聚

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蓋達上而學下乎。陽明曰。今是說性。非見性。三一曰。真見性者。止有一。事總謂之繹也可。

姚訥仲曰。醫俗難于醫病。而病乃俗士之參苓。性宗今爲俗宗。而安俗反爲見性之飯甑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已。又何爲何不爲哉。又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識而小者未嘗不識。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識而于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其又何足以知之。

憨曰智者樂水爲此曼詞耳謝安石泛海濤而自若不覺曰如此將安歸耶請再旋其面目。杖曰卻似一個具眼方服衲子能見大宗匠欣門纔創然生大慚愧。靦覲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龐居有省方解道心如境亦如了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水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

是聖賢了事，凡夫今日看來，滿伯為北海若一口吸盡北海若，又被何人吸盡耶。可惜龐公被馬駒以西江水沒頭淹殺，參菲于以北海波濤亂潑天下人，有不受其潑者否。或問樂地如何處，余曰河水濆列，浮不煞，豎吸到底，壽頂處處流甘泉。

于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音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何以濱觀望能
雷得伐淼鉛淪
解作淺處腮則
曰爺濟望施溯
詩作諸鉛山頂
作甘泉正恐北
務老總此二使
又將望源而歎

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于水乎歷問沃焦也見山旂綜

愚者曰何處非沃焦歸墟乎中衍曰人皆謂源一而流分曾知源分而流合乎水出于山山各一谷漸合而爲澮漸合而江河歸于海則大合矣豈非流合而源分乎然則源一之說奈何曰源爲流之源流則源之源也地形如剝凸者爲山凹者爲瀚海各歸地心地心轉出于山頂猶人身之血

直說大毫末而小天地猶未許證曏今故也

解曰盡此矣以此联道人出世此曰又何以知以此联招人安于然閒

也自非格物者以費表隱何能決信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枚云正說得妙又落在粗淺去可惜識汇丨文道不期精粗言大則小者駁矣曾知幾隱一當大小俱盡二筆毛剖無餘矣將失而必開消之乃驚詫者天精矯頭燈評語惧耳笑翁曰又

是以窮至大之域。

枚曰。原始及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恢于故。甚請大莫載。語小莫破。

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寔守大決。然者賢者不相抗手顯世尊能貶絶向二鐵圍山箭是處宫剎物若不斷碎怎顯得彼稿樓頭香氣不之自存耶在杖于門乎以我寄何傷焦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己音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無分。須知約分。恰與一而分殊。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白公楚平王孫

涉乎翻乎乎筆。欲接翻如世火。釘如森青是何。深乎要而剛之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爲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衆。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術。

正因以道物倫爲三種觀。又以差數功分趣操爲三種觀。約分易辨。亦與是矣。人非執別而述總。即執總而忽別。聖人察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壞行本而別求關鍵。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亦是愚誣、河伯何不曰默默乎海若、汝安得語貴賤之門、愚小大之家、既知分殊則竟業不可竝論明矣、既知當時順俗則三代以下不可以上古之治治之明矣、莊子何以應、

河伯正提無貴賤矣、无是非矣、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

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梁麗與欐同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蔭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謂代也施用也不代其德是爲代施劉曰大塞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杖門即道無生死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言

既要造化何用與道殷勤意同然則何貴于道耶只此一問逼得海若不敢謝須吐出其際理地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補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層皆如風雲遠退漸近漸濃至足如驚浪寶濤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黃光萬頃一碧涵天身非反真之士誰能讀之

磨伯樂又廢馬安知非迹迹之權耶馬欲脫羈何妨自廢中土木不知騎騎於自桑外來則伯樂久已廢矣欸謂口道如何得廢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真爲真在性分也

正曰淺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稱子非之而郤子曰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不以明于道乃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郤滑稽曰伯樂善治馬而馬死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殺之也不得廢伯樂亦且廢馬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巽制行權貴用之中節也可知禮即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爲之辨正權奇權與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能不爲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愚曰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夔憐蚿音玄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黃丑綸列說文踸踔行無常也莊子作跉踔其切踔勑角切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予不見

[illegible]

莊子秋水篇方說大理，何乃亂拈夔蚿蛇風而贊出心目耶？末後又去將譯解，見累是縱操活具大機用也耶？又用物形物用天耶？李是可謂生，如何忽睛用。

夫噴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批曰：為小勝不如大勝，為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

批[illegible]
[illegible]工[illegible]者
類[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傳未了之
[illegible]非深求之[illegible]
可[illegible]聊作[illegible]
何[illegible]高座道人
對詩[illegible]士作[illegible]
呪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等[illegible]者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毬
太陽四刻卽彈之周處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
里宗動天行十六萬餘里想者曰更有一速于天
日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似曰陽虎之與陽虎何異人係曰牛門

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宋當作衛匡衛

已也

秋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真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真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適時。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真能適時而不變乎中耶。

伏。又此段必是仿莊子之妙絕故擬此自詡以尊其小而收之乎不則何處得此抑揚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音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音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音扶還音旋虷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

禁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于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illegible]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口呿舌舉大小莊子早致公孫龍數敗。

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蚿，赤虫也。商蚷，虫名。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翻名實，以困人，不過大小互換耳。莊生取其大小互換以為玄，而又欲壓之以為名。公孫笑彼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逕。適坦途者，有辨察之斜逕者多荊棘。是則胸中了然矣。備此白馬非馬之辯

濮水持竿不顧老釣個甚麼。使者曰塗中之龜可食也。醫者曰生龜之卅可藥也。莊子如之何。
興齋曰龍無能龜曳尾故藏六以洪六出藏自有常貨原不作生久計也思者效揚于川川者他曳尾何如。

特迷玄設難以取樂耳。亦安知非膠盆騐人。而令其不藏也乎。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濮陳地木也。

易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張踈胡駢孟懿不強屈之。文聚復戀大中大夫。此自往取災也。尾不爲天下先。其中屠嬌乎。司空圖已厲矣。

愚庵知此出獨耶周數五尺惠子錯矣惠子竟譏莊子作相不知如何出醜處父曰莊子必不作梁相鄉者梁王請他為相而彼許之實非耳矣翁曰撈殺人幾殺人愚曰蹉妙遊客作相樓而殺之食與清談惠子若于此時下得一辣稍戰此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章忠之嚇華顏傅嘏之嚇玄晏乎。知陶謙之嚇許劭。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言譏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為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丹鉛錄曰。會晳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叙五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道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

網送金蟬未寄
以何爲會[illegible]藏
渺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日遊[illegible]者只餘
波排舟便行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能勿出網。

一事。四論王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進

王宗沭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譬書萬卷皆不出此。愚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棠析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言非意而不寘。寘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也。譬如一指。屈伸。伸喻同。屈喻異。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

杖曰。自知之則知天地人物之知。自亦有所不知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真知也。惠

莊一段激揚知音有幾

或曰删卻鵾鵬一段秋水其大觀哉愚曰莊子一書不過以大嚇小以死嚇生耳謂一齊不過以無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讀至風憐目目憐心深上海旋然可憐生

西昌學人郭休校